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 老兵回家路难行



《异域1945》  
孙春龙 著  
新华出版社  
2010年10月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是记忆，而非生理。大概不断和遗忘做斗争正是人们延续文化的永久事业之一。在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20世纪，我们的脚下是一块进步和遗忘最快的土地，在充满唏嘘的历史回望中，人

们注意到，众多非职业史学家所建构的民间话语，正日益成为诠释历史新的重要力量。孙春龙的《异域1945》一书正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特别是以调查报道闻名的媒体人，冷静而克制似乎是一种内化的职业习惯。不过在这本书里，读者会看到字里行间连绵不断的个人情怀，那些借助老兵娓娓道来的故事之后，无不流露出作者难以释怀的感慨和疑问。这不是一部职业作品，而是一个记者向着自己祖国和先人历史的“调查”，虽然可惜的是，其对象已基本从历史谢幕，所剩无多的老兵也老得让记忆模糊，直把他乡做故乡了。

究竟有多少中国远征军倒在战火和缅甸噤人的热带丛林里，没有人给出一个具体而肯定的数字。在密支那，被遗忘的中国老兵隐姓埋名，最刺激的事莫过于如此轻易地看到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和招魂碑，碑体上的雨花石数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在仰光郊区一个叫做Taukkyan的地方，一座

气势宏伟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有6374座墓穴，墙壁上镌刻着27000多名缅甸战役阵亡的英军士兵名。当孙春龙购买了一大束颜色各异的菊花，来到密支那荒草丛生的中国远征军墓地时，突然黯然神伤：“我突然想起了台湾作家李敖在《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祭文中写到的话：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的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而写下他们的名字和被遗忘故事，大概就是作者所谓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历史救赎”。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是中国人最历史悠远的心灵传统之一。老兵回家，是本书的另一条线索。这次行动是中国民间人士和各地媒体的一次接力。不过，尽管书中所描述的回乡之旅充满了悲欢离合后的感动，却注定无法完美：尚没踏上回乡之路的老兵仍在不断故去，而归来者在短暂逗留后还将返回缅甸。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当年英姿勃发的年轻人

已经老去，如浮萍般漂泊到了一个母亲眼界眺望不到的“异域”，那里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站。而老兵们对昔日故乡的渴望，只是承认他们曾经为中国打过仗，流过血。

无法否认的，作为被长期遗忘的战争弃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对祖先文化的亲密感和归属感，只有家乡话和少年时的故乡食品还能形象地勾起关于中国的想象。故乡，在他们年迈的记忆里变得如此恍惚，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时的他乡缅甸和今天的中国，构成了远征军老兵们的双重“异域”。

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诠释和“发现”，注定要成为21世纪中国最诱人和最痛苦的事，不过其目的却并不复杂或宏大，也许我们要做的，只是能捕捉到更多的、真实的喜怒哀乐，那里的人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我的身体里面还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样的肉与血，也能爱，能受苦，能希望，能记忆，这毕竟是生活。”

李礼

新书推荐  
New Books

## 《我们的她们》



2010年11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韩松落 著

写了60多个港台女子，她们都是正当红和红过的女子，然而时光有限，走红有年。作者以己度人，以情运笔，在她们热闹的人生中读出苍凉，在她们起伏的命运中读出嗟叹，她们人生的起落沉浮、悲欢爱怨，都通过他的笔尖传出殆尽，绕纸不散。

## 《活着的理由》



2010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 著

钱理群最新作品，保持了其一贯的思考方式及思考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其“搅动灵魂”主题的发展，既是对严峻现实的正视，又有超越现实的思考。

## 《放养孩子》



2010年11月  
中信出版社  
[美] 勒诺·斯科纳兹 著

我们为什么不敢让孩子自己走路或坐公交车去学校？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给孩子打手机？作者以中肯实用的“十四诫”告诉父母们：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永远没有遭遇任何风险的机会，恰恰才是最大的风险。

## 《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



2010年10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青文 王费子 著

作者采访了许多美国当时参与调查日本731部队的当事人，查阅了美国新公布的相关原始资料，将错综复杂的美国军方与日本军部的内部交易清晰地展示了给读者。

悦读

Happy Reading

## 一本与读者较劲的“伪自传”



《忧伤的老板》  
左小祖咒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8月

左小祖咒出了新书，名叫《忧伤的老板》，书名是他去年的专辑《大事》里的一首歌名。这本书恐怕是他迄今为止最娱乐的“作品”。

尽管在书里，左小祖咒阐述

了自己这10多年来的经历，但这也不能算自传，他只是捡一些大线条说了一下，最多算是前传。尽管很多人看完后，觉得这家伙疯了，口无遮拦指名道姓地骂了一大片人，其实这只是阐述事实，承袭优良的中华传统，而大家习惯性把说实话当成是骂人。尽管在书里，他挖了自己音乐创作的祖坟，其实他很清楚，就算你当面看他是怎么写歌的，你也成为不了他。尽管这是一本文艺到骚包的书，其实祖咒已经尽力把它写成了励志书。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各人看这本书，有各人的体会。是否能得到一些致富的窍门、成功的秘诀，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正常来说，敢这么写书的人，要么是时日不多了，要么是不想混了。这两条，左小祖咒都不占，那只能说这人自信爆棚了，他什么也不怕，就算你把他手砍了，他还可以口述的。这家伙正值壮年，还想混得更大。

2010年，是他全面插入主流的一年。左小祖咒正在经历一个

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阶段。

去年，他出了他使力最少的一张专辑《大事》，今年3月份，他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之后，大家印象中叫得出名号的纸媒平媒网络媒，就开始“轰炸”他。

因此，他正在全面获得社会名声，有人说他脾气大了，目中无人什么的。事实上，远在10年前，他远远没有这些名声的时候，脾气更大，更加目中无人。这不是什么优点，但是，他的脾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对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换一副嘴脸。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但不可能不包括你。

你不得不承认，你也想活得肆无忌惮，但是你做不到，或者说没本事做到。有些人整天躲在网络背后骂富人，骂贪官。事实上，自己做梦都想成为这些人，只是没机会，没能力罢了。

左小祖咒说《忧伤的老板》只是他的开始，以后他要多出书，搞不好每年一本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哪天出了一本真正的自传，恐怕你惊讶的不是这家伙现在怎么会如此爆得大名，而是这家伙居然能活下来。

如果你正在一脸鄙夷地看着《忧伤的老板》的内页彩照，同时又羡慕嫉妒恨：这个流氓、自命不凡、怎么变得这么有名的。这对你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如果你也渴望成功，羡慕嫉妒恨，说风凉话对你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忧伤的老板》告诉我们，就算你曾经一无所有，脾气很大，目中无人，只要你成功了，这些都是你可以吹牛的资本，没成功，你说什么谁听谁烦。

如果你看左小祖咒这家伙不顺眼，你可以努力赚钱，成为超级富豪，有一天把他的唱片全买了，当着他的面扔到茅坑里嘛。如果你觉得世道不公平，这样的“流氓”都可以爆得大名，你可以努力比他更有名嘛。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相信，意淫真的是不能杀人于千里之外的。《忧伤的老板》告诉我们，不满，就要行动。 陈哈

书里书外

## 在法兰克福书展朗诵诗歌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影响最广泛的图书博览会，被誉为“出版人的奥运会”。在三联书店的安排下，我携带着今年春天出版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随笔集《在耳朵的悬崖上》、《难以企及的人物》，以及英、法、西、斯拉夫和土耳其版的个人诗集，做客法兰克福书展。

10月5日，我结束了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的访问，从基辅乘飞机抵达法兰克福，住在威斯巴登中国出版集团下榻的PH旅店。当天晚上，书展隆重揭幕，德国总统和主宾国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一起出席了开幕式。次日下午一点半，我在德国诗人、翻译家布加特夫妇的陪同下，在中国馆所在的第六展馆演播厅（三联编辑张志军博士担任司仪）作了一场题为《漫谈中国诗歌》的讲座，从《诗经》一直聊到

了朦胧诗后。随后进行的是我的个人朗诵会，我们用中德英法西五种语言朗诵了十几首诗歌，吸引了40多位各国读者和出版人，由于演讲厅是开放的，路过的听众更多。最后，为了向主宾国阿根廷表示敬意，我朗诵了自己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博尔赫斯青年时代的诗作《南方》。

据张编辑介绍，我可能是参加今年书展的惟一的中国作家，而这场诗歌活动可能也是中国出版界在此次书展期间惟一的文化活动，而据我的翻译布加特说，这可能也是整个书展期间惟一的诗歌朗诵会。虽然7日下午，我即离开法兰克福，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参加同样历史悠久的立陶宛诗歌节，仍利用有限的时间参观了书展。第一印象当然是书展的门票，单日36欧元，通票72欧元，可谓价格不菲，且持门票买书

不享受任何折扣（仅周日一天可以售书）。但是，因为门票没有写名字，可以与朋友分享。下面谈谈我这个出版门外汉的几点感想。

第一，书展规模大仍秩序井然。这与德国现代管理和交通、媒介的发达不无关系。展会地点叫MESS，在法兰克福甚至整个德国可谓家喻户晓，这说明全民参与意识很强。我在机场提取行李时，看见转盘上方的电视屏幕（那里通常报道行李到达消息和收费广告）出现了阿根廷国旗、探戈等画面，接着是博尔赫斯、科萨塔、胡安-赫尔曼等数位阿根廷作家的头像，很是惊讶。展会有八个分馆，每个分馆高达四层，每层面积大约有三分之二个足球场大。

第二，大牌出版社云集，且参展商日程满满。我重点参观了法国馆、美国馆、英国馆，以及主宾国阿根廷馆。我发现诸如兰登书

屋、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大牌出版社租用的场地很大，比我们中国的一个出版集团要好几倍，且每张桌子、每位编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曾在出版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我翻译过她的诗歌，且出版过《与伊丽莎白-毕晓普》，花城出版社，第二版）的法拉出版社面前伫立良久，虽然门面不是特别大，但值班的德国小姐告诉我编辑约谈的时间已安排到第三天，只好拿了一张名片。相比之下，我们的许多出版社只陈列书籍，很少有见外国出版商来晤谈，而版权交易是法兰克福书展的重点项目。

第三，无论我走到那个馆，放眼望去，书籍的封面琳琅满目、色彩纷呈。这其中，也包括漫画卡通，可以说书籍的装潢设计越来越体现读图时代的特点。

蔡天新